

二十年前的 高原记忆

王晓霞

得分明,掌声如潮水般一次次涌起,那其中既有心疼,更有深深的敬意。郭瓦加毛吉的藏歌里,带着浓浓的雪域气息,引发台下共鸣;曲比阿乌的《情深意长》带着山野索玛花的味道飘荡;姜昆和戴志诚的相声逗得全场欢笑,一句生涩藏语“我们缺氧但不缺热情”,让掌声似要掀翻屋顶。那晚,哪是演出,分明是藏汉等各族同胞千百颗心围坐一堂,用歌、用笑诉说心声,民族歌舞艺术之花在雪域绚烂绽放,无比夺目。

演出的余温尚未消散,带着与拉萨同胞的情谊,艺术团分赴各地。往山南去的路上,藏族向导自豪地介绍:“看呐!前面就是雅鲁河谷,再往前那山巅上便是雍布拉克,这里是西藏文明的发祥地。石缝间镶嵌着赞普的传说——宫殿雍布拉克见证了吐蕃王朝的兴起;第一块农田孕育最早的青稞穗。”到了雍布拉克脚下,不知谁先开了嗓,歌声便漫开了。周伟老师即兴编起快板:“雅砻河谷水弯弯,青稞熟了金灿灿”,韵脚裹着河谷的风,把山光水色全串成了活的句子。山脚下孩子追着车跑,手里小国旗红得耀眼。这份对家乡的热爱,对祖国的赤诚,在各族人民心中频频共振。

山南的夜来得早,月光给寺庙金顶镀上银辉,静得能听见经幡飘动。歌唱家马文娥要担任主持,为了不打扰他人,躲进洗手间对着墙壁轻声练习,手势起落,声音压低。洗手间灯光昏黄,瓷砖上她的剪影却格外坚定,直到天边泛白。次日登台,她的声音清亮

得像山涧晨露,谁也看不出竟浸泡了整夜的执着。这是敬业,更是对藏族同胞的尊重。后来团里说起这事,饭桌上领导举着酥油茶碗:“这才是真的‘台上一分钟’,敬这份专心。”

林芝的记忆总裹着层雾。翻米拉山口时,五千米海拔下,大家裹紧外套在经幡下合影。车再往前开,钻进原始森林里,雾气像纱巾绕着树,有人说像瑞士,曲比阿乌说:“比瑞士多了神灵气。”

如今二十年过去,姜昆老师鬓发更白,王莹依旧笑靥如花。我们偶尔相聚,仍会说起那趟高原行:布达拉宫的金顶、米拉山口的风,演员侧台的吸氧管、洗手间的那盏灯,这些片段仍在记忆里闪光。那些日子被高原阳光浸透过,连回忆都带着暖烘烘的温度,哪怕再过二十年,指尖一碰,依旧是热的。

原来有些旅程,从来不是去了又回,而是把一部分自己永远留在了雪域,又将高原的风与光,妥帖地带在身边。二十载岁月流转,高原的风仍在传递着这份情谊,这份跨越民族的温暖,将永远是雪域大地持续繁荣的见证,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雪山大地深深扎根,成为代代相传的注脚。一如高原上的经幡,每一次吹动,都是民族团结最美好的祝福,在岁月深处,久久回响,诉说着西藏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我们的 60 年

国庆放歌

魏世通

金秋的阳光铺展在大地
节日的号角自山河间响起
如潮水漫过胸膛
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回荡

长街小巷
红旗像跃动
在十月的风里
诉说着山河无恙

稻田翻涌着金色的波浪
那是大地写给生日的诗行
农人的皱纹里漾开蜜意
连空气都浸透了谷粒的醉香

工厂的脉搏与时代共振
钢铁与汗水铸成新的诗章
流水线上奔涌着星火
让世界看见东方苏醒的重量

校园里飘着七彩的画卷
稚嫩的手掌托起明天的太阳
那些涂抹未来的颜料
正悄悄爬上教室的窗

边关的月光吻过钢枪
白杨般的身影长成界碑的模样
他们站立的地方
就是祖国不可逾越的墙

我站在欢腾的人海中央
听见历史在血脉里流淌
从荒原到麦浪
每一步都踏出复兴的巨响

今天,让我们以江河为酒
对着青山唱出心中的篇章
赞美这土地孕育的传奇
赞美千万双手捧起的荣光

永恒的星辰

何武

对记忆的频频回眸与深情凝望,我的思绪不经意间飘回那段泛黄的时光——青涩而纯真的中学时代。初三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甘志和的音容笑貌今犹在,恍如昨日笑谈中。

那年,我从十公里外的天城乡完小跨入石子区中学。

初一新生录取了石子区所辖六个乡的小学毕业生,分成四个班,我在一班。许多同学初次相识,所有老师都是新面孔。

语文老师大概二十五六岁吧,中等身材,双眉漆黑,双颊红润,举手投足间透着浓郁的书卷气。他说话的声音中气十足,好像每个字都带着胸腔共鸣。第一节语文课他走上讲台自我介绍道:“同学们,我是你们的语文老师甘志和!”随即在黑板上书写大名,粉笔起落间彰显钢筋柳骨的风范。“柑子壳!”不知哪位同学犯浑了,根据谐音取起了绰名。教室里瞬间沉寂,但见先生双颧微微突起,双眼深邃有光,一副干练威严的神态。少顷,他却佯装不知,淡然一笑而过。

先生用学识与激情在我们心田撒播下文学的种子,成为跨越时空的生命印记。起初,我对先生的教学颇有微词。同年级的其他班级新课上了差不多一个单元,我们却仍在系统地学习现代汉语。从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到修辞,他逐一细讲《汉语拼音方案》应用、汉字笔画系统、词义辨析方法等内容。虽然我在认真听讲,但他这种偏离教学大纲的做法,我心存腹诽。

渐渐地,我却在先生的课堂中新窥门径。他的课,从不拘泥于课本,常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种打破课本界限的教学,将文字背后的情感与历史娓娓道来,让我看到了文字背后的广阔天地,为我们打开了认知世界的视野。

到后来,我彻底痴迷于先生的课堂。他讲《背影》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当他读到最后一句:“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他的声音突然哽咽了。片刻停顿后,他又深情地解释道:“一声叹息,两个感叹!唉’里既有对父亲身体的担忧,又有说不尽的愧疚;既有说不完的别离,又有言不尽的沧桑!”……

先生待我格外厚爱,课堂上谆谆教诲,批改作业暖心评语,生活中点滴关怀,在我生命中留下启迪与美好。中考前夕,应同念初三的侄儿之邀,决定利用晚自习去一趟吉星乡中学。思忖到考试在即,去请假先生可能不准,便不假而走。

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我人在教室,心早就在五公里外的吉星乡中学了。下课钟声尚未结束,我便飞奔出了教室。侄儿接到我共进晚餐后,就打开了话匣子。外面的月光如银似玉,在窗前倾泻了一地。我们的谈兴随着月光的黯淡戛然而止。第二天一大

早我便启程了,在早操前赶回了学校。

早操时,先生疾步走到我跟前怒容满面:“何武,你昨天晚上跑到哪里去了?”我忙停下四肢运动,做起了“口舌操”。“去吉星中学我侄儿那里去了!”“你为什么不请假!”随着一句厉声责问,先生飞起一脚“踢”向了我,但并未用力。他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让我呆立了好一阵子。

回到教室,同学们围着我,纷纷鸣不平。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我心里暖乎乎的。“甘老师偏心,他编考号时特意安排文科好的A与理科好的B一前一后,便于抄袭!”一位同学冒出的这句话让我脑袋里的热粥不断翻滚,我冷静地回答道:“这应该不可能哟!”这位同学马上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保证:“千真万确,这是B同学亲口对我讲的!”一句话在群里炸了锅,大家“义愤填膺”,决定向地区教育局反映情况。一同学写好情况反映,身为班长的我率先签名,还分别有一位团委干部、班委干部和学生代表纷纷效仿。

我们当时初中毕业考试是“一炮三响”:初中的毕业考试,高中的升学考试,中师中专的预选考试。我填报了两个升学志愿,一是中专,二是高中。首战告捷,我通过了中师的预选考试和高中的升学考试。正当我冲刺中师的正式考试时,校长通知我去他办公室。他递给了我地区教育局层层批转下来的信函,详细地问起了有关情况,我原原本本陈述了事情的原委。校长郑重地说道:“经我们多方了解,此事纯属虚无乌有,事情的起因源于B同学将其臆想随意传播!”

走出校长办公室,愧疚感一阵阵袭来,我像一只失去了磁场的鸽子,前途一片迷茫。先生已知道此事了,我去急赤白脸地跟他解释吗?他断然不会接受,这也不是我的性格。

先生又来教室给我们辅导语文了。我俩目光相碰的刹那,他眼中闪过一丝惊讶,随即化为寻常的微笑。他单独辅导我时,与往常一样,声音依旧温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中考成绩揭晓,我名落孙山。我索性不挤升学这座“独木桥”,带着对先生的愧疚回到农村,扶着犁唱起了牧牛曲。

后来,我当代课教师,体会到老师对学生那种无以言说的爱,那份愧疚愈发沉重。我四处打听先生的去处,得知他已调回老家的邻水丰禾中学。那个时候通讯不便,苦寻无果。一个偶然机会,在姑父家喝酒时遇到一个八字先生是丰禾人,才终于联系上了先生。我将先生和师娘接到家中,相聚一个礼拜,师生方依依惜别。

先生后来因肝癌离世,年仅53岁。但他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以其独特的光芒照亮我前行的道路,给予我美好的希望和无畏的勇气。



张成林 摄

悬月



他们的血为谁而流

赵鹏飞

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冀鲁边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破路总指挥。为了支持抗战,他把家中的药铺、钱铺都捐献给了八路军,甚至造成亲戚不满闹分家……他在粉碎日伪“大扫荡”战斗中负伤,被叛徒出卖而被俘,转而关押于日伪警备队、宪兵队和日军关东军司令部遍遭酷刑、坚贞不屈,于1942年12月在东北英勇就义。

读过现代心理学的我,深知父爱对于一个孩子成长的意义,也明白童年丧父,对一个孩子的心理意味着什么。虽然爷爷从来没有提过“童年创伤”之类的字眼,但从他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对一位伟大父亲的怀念:从他的性格中,也可以看出母亲单独拉扯大的孩子的那种韧性;从他所著的《战火纷飞的童年》书名中,可以看出那一代孩子的生存环境。战争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对一个家族性格的影响,会通过代际传递……这种要强、不服输的性格,在我本人身上也有体现。

曾祖父牺牲后,曾祖母和爷爷母子有时会受到日伪人员的挑衅和欺负。有一次,日军到家中搜查曾祖父可能留下的文件,敌人用刺刀抵住曾祖母的胸口,年幼的爷爷无法忍受敌

人这般蛮横无理地欺辱自己的母亲,就要挡在母亲的前面,结果被敌人踹出好几米远而昏死过去……还有一次,汉奸挨家挨户要求村民把家中有用的东西交出来支持日军。搜到爷家时,曾祖母毅然决然说:“我们支不支敌!”汉奸仗着人多势众,牵走了家里一只羊,推走了手推车,拿走了一个钉耙。曾祖母当即说:“谁拿走的要给我送回来!”过了一段时间,日军被我军拔了几个据点后,汉奸将拿走的東西如数奉还。

这些故事,爷爷给我讲了一遍又一遍,每次听这样的故事,我都百感交集。因为,我出生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有些事情,我虽然感觉能理解,但毕竟没有身临其境。当事人所承受战争的恐惧、痛苦以及与敌人斗争的坚毅,我可能没办法完全理解,但我深知,我们的家风,就在这些故事里。

2013年,我遵从老师的教导,选择到西藏工作。如今,我进藏工作已经12年,我爱上了西藏,也对西藏各民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相信,我作出的人生选择,是和曾祖父、祖父、父亲一脉相承的,支援边疆建设、为各族群众服务就是新时代的“战斗”。2024年5月21日,我全程参与建设的藏北牧人文化馆(上仓贡玛村

村史馆)开馆,这是藏北中扎县的第一座村史馆。在整理申扎县历史的过程中,我发现当地的纳仓部落曾参加江孜抗英斗争,这是近代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以此为素材对村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无论抗日还是抗英,中华民族都是一条心!

今年4月开始,我参与了西藏自治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统计和发放工作。由我承担这项工作,仿佛冥冥中的一种安排。我怀着对抗战老兵的敬意,和处室的同志一起做好了这项工作,统计出8位退休前在西藏工作的健在抗战老战士。纪念章于8月到位,可惜一位老同志已于6月辞世。我在怀着伤痛的同时,努力采集身体情况较好的老同志的口述史,尽可能为当代和后人留下宝贵的资料。他们也曾祖父、祖父一样,年纪轻轻就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和我的曾祖父不同的是,几位老战士看到了抗战的胜利,看到了全中国的解放,也看到了中国一步步走向强大。而我的曾祖父,在抗日的战场上流尽了鲜血,留下了孤儿寡母。思及此,我不禁悲伤。但庆幸的是,无数仁人志士组成的万里长城,在鲜血中,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的血,总归没有白流。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我时常在想,古往今来,为什么有那么多或伟大或“平凡”的人,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事业、为了利他,甘于献出自己的生命?我想,这就是一种精神。

如今,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是否也要常常思考:“那一年,他们的血为谁而流”。